

与传统印象中“旧书店的主力客群是40岁以上的男性读者”不同,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、年轻白领等新生力量也爱上了淘旧书

淘旧书,不止于阅读

阅读提示

与传统印象中“旧书店的主力客群是40岁以上的男性读者”不同,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、年轻白领等新生力量也爱上了淘旧书。除了去线下旧书店、参加旧书市集,也有不少人去线上淘旧书。旧书超越了普通阅读载体的范畴,承载了时代滤镜和读者的精神追求。业内人士认为,也要警惕怀旧消费的异化,维护流通秩序,建立健康的淘旧书体系。

本报记者 王美妙

在今年的北京书市、上海书展等活动中,“旧书新知”活动广受关注,掀起了一场场淘旧书的热潮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他们的淘书“战利品”,助推旧书市场进一步发展。业内人士认为,也要警惕怀旧消费的异化,维护流通秩序,建立健康的淘旧书体系。

数字时代的逆向选择

在北京元义书店,上万本旧书静静地躺在11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,不少年轻人置身其间,手指划过微微泛黄的书脊,像在时间的河流中淘金。

“我们书店里每本书只有一本,没有重复的。”书店老板赵华说,“我们没有做特别细致的分类陈列,这反而是我们的特色,书本覆盖全类型,在淘书过程中读者永远不知道下一本书会遇到什么惊喜。”这家开业不到两年的旧书店,被很多网友称为“旧书天堂”。

除了去线下旧书店、参加旧书市集,也有不少人去线上淘旧书。

胡森的手机屏幕突然亮起——多抓鱼平台的到货提醒弹了出来。她迅速点开链接,那本寻觅已久的《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》终于上架。“一旦提醒出现,必须要在一分钟内下单才能抢到。”胡森告诉记者,这本北大贺桂梅教授的学术专著在二手市场极为抢手,原价48元,她以117元入手。

收到书后,书页里的铅笔批注让胡森眼前一亮。“有的人会觉得前读者的笔记是瑕

疵,但在我看来是一种跨时空的思想碰撞。”她说。

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卜希霆看来,淘旧书蕴含着深层文化意义:“年轻人淘旧书不能简单归为怀旧,而是对数字消费的创造性回应。”当算法推荐与碎片化阅读成为主流,旧书扮演着“逆向文化实践”的角色。

赵华的观察也印证了这一观点,歇业十一年后重开旧书店,她惊喜地发现:“原以为年轻人只爱刷短视频,实则他们对深度阅读仍有强烈需求。”更令她惊讶的是,传统印象中旧书店的主力客群是40岁以上的男性读者,但如今,大学生、年轻白领等新生力量占据半壁江山。

从实用价值到精神追求

经济考量无疑是年轻人选择旧书的重要因素之一。赵静霄经常使用多抓鱼平台,通过出售不再阅读的书籍换取“鱼币”,她每年能节省三分之一的购书支出。

“不仅省了钱,还让书籍流动起来,减少资源浪费。”赵静霄说。这种经济理性背后,还蕴含着年轻人更深层的消费观念转变。卜

希霆认为,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使用二手书平台,表明他们正从“占有型消费”向“体验式消费”转变。

线上淘书追求效率,线下淘书则更像文化探险。

胡森对此感触颇深:“我曾在江西旧书堆里翻出绝版电影学术论文集,我也在成都温江偶遇即将闭店的老书店。”赵华分享了一个书店里的动人场景:前几天,四间书屋中有一间突发停电,来淘宝的读者并未惊慌,而是打开手机的手电筒继续淘宝。“最终他们都找到了心仪的书,并且说这种体验独一无二。”

在元义书店,研究生群体是一大重要客户群,会频繁来这里查阅老报纸和档案资料。赵华说,很多读者认为,旧书店里藏着数字世界难以复制的宝藏,特别是20世纪的一些出版物,因其独特的时代印记而备受青睐。

对胡森而言,旧书的价值远不止于文字内容。“更让我着迷的是那些具有历史感的物品,比如夹在书页中的20世纪90年代的图书馆藏书票、早已消失的书店的印章,甚至前主人的购书发票,等等。”旧出版物“自带时代滤镜”,对历史质感的追求,让旧书超越了普通

阅读载体的范畴。

构建可持续的旧书未来

面对日益升温的淘旧书热,如何引导其健康发展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。

卜希霆认为,首先要建立专业的流通体系:“需要加强对旧书市场的监管,确保流通数据的质量,建立良好的定价标准和品相评估体系。”同时,他特别警示,要警惕怀旧消费的异化,“不能将旧书视为炒作对象,例如稀缺版本和价格虚高的问题,应该维护流通秩序,建立健康的淘旧书体系。”

作为资深旧书爱好者,赵静霄对二手书店的发展有自己的期待:“希望看到爱书者打造的公共空间,而非单纯的旧书仓库。”她理想中的旧书店,需要海量的藏书,配备专业的仓储以及消毒设施,还能从书籍选品中看出书店老板的审美趣味。

作为旧书店经营者,赵华则希望:“如果能成立旧书店协会,实现资源共享就好了。”尽管面临着经营压力、1100多平方米店面的高昂租金,以及并不稳定的客流量,把爱好当成事业的赵华依然保持乐观。

这份坚持体现在,书店每周举办读书会,至今已举办100多场,全部由书友自发主持。赵华始终坚信,只要还有人渴望从旧书堆中淘书,那么旧书店就永远有存在的价值。

而在另一个角落,胡森在新淘来的旧书扉页上认真标注着阅读日期和地点——这是她独特的习惯,让每本书都成为“个人成长的时间胶囊”。对她而言,淘旧书不仅是为了获取知识,也承载着一种文化溯源的热情。

我随身携带的避难所

彭胜发

毛姆说,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。这话我是在一个旧书摊的扉页上读到的,那时正逢人生雨季,每个明天都模糊得像浸了水的墨迹。

记得最清楚的是某个深秋黄昏。失业第三个月,我在人才市场耗了一整天,回来时故意错过高峰期的地铁,在巷口的面包店买了个最便宜的菠萝包。出租屋的窗帘半开着,邻家的灯光暖融融的,能看见阳台上晾着的衬衫晃啊晃。我把剩下的半块水烧开,泡了杯淡茶,然后从枕头底下抽出那本《瓦尔登湖》——书页已翻得起了毛边。

“我愿深潜入生活,吮尽生命的骨髓。”当手指触到这行字时,外面忽然下起雨来。雨点敲着铁皮棚顶,我却在这六平方米的屋子里,感到一种奇异的安宁。书很旧了,前一位读者用铅笔在页边写下“种豆得豆”,字迹娟秀。那一刻,孤独不再是冰冷的针,而成了可以包裹自己的茧。想起陶渊明的“慰情良胜无”,原来千年前的月光,同样照亮过无数惶惑的夜晚。

这样的时刻还有很多。我知道,有一位在医院陪护的母亲,靠一本《诗经》度过漫漫长夜。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”,那些鲜亮的字句,让她暂时忘记走廊消毒水的气味。有一位朋友创业失败,躲进图书馆重读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,他写下这句话:“每个人都经历着他自己应得的流浪。”

如今的地铁里,到处都是闪烁的屏幕。碎片化的信息像糖,甜得发腻,却难果腹。而读书的人,渐渐成了“不合时宜”的风景。可我依然看见——那位总是坐在公园长椅上的老人,鼻梁上架着老花镜,一本《陶庵梦忆》在膝头摊开。银杏叶子落在他肩头,他浑然不觉,正随着张岱的笔,回到明朝的湖心亭看雪。

这或许就是阅读在数字化时代最后的倔强——它不是逃避,而是一种深度的抵达。当我们被算法包围,书籍依然保留着最朴素的交互:你付出时间,它报以共鸣。像老农守着一粒种子,等待它破土、抽枝,最后在内心长成一片荫凉。

最近开始重读《庄子》,在“无用之用”下面画了很长的线。妻子笑我,这能换米下锅么?我指给她看窗外那棵老樟树——它不能结果,却撑起半条街的清凉。书页间游弋的,何尝不是这样的荫蔽?

慢慢明白,这座避难所不必华丽,甚至略显寒素。可能是枕边一本翻皱的诗集,也可能是背包里陪你出差的随笔。当你被生活围追堵截,它总在那里,像童年某个下午后待过的阁楼:光线昏暗,尘埃飞舞,却盛得下所有不着边际的梦想。

苏轼说:“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我们终其一生,不过是在为漂泊的心寻找栖息之地。而阅读,就是那片不需要签证的土地。它的围墙由字句砌成,窗棂是流动的意象,当你轻轻推开门,所有的远方都成了眼前的风景。

合上书页的刹那,夜色正流过窗台。楼下的车声依旧喧嚣,但心里已筑起一道透明的墙——柔软,却坚不可摧。

许倬云最后的凝望与嘱托

《江河回望:中国文化与人生价值》出版

本报讯(记者陈俊宇)在近期出版的《江河回望:中国文化与人生价值》(中信出版集团)中,历史学家许倬云将目光投向个体与文化、时代与内心的交汇处,融合了他90余年的人生体悟与中国数千年的文明经验。从农耕文明的礼仪体系到儒释道的人生哲思,从天下共主的秩序观到个体生命的价值觉醒——许倬云从中国文化的底蕴出发,思索人在社会、历史、宇宙中的位置——我们既是文明的继承者,也是意义的建构者。

全书内容分为三章:中国文化的形成与流变、中国文化的当代意义、中国文化与人。全书共收录30篇论述文章。“代后记”特别收入作者“92岁人生寄语”,饱含通透的人生智慧和对年轻人的谆谆嘱托。

《江河回望》不仅回望了五千年中国文化的变迁,更直面当代人工智能掀起的科技洪流,深刻揭示人文精神遭遇的挑战,论述其不可替代的价值——塑造健全人格、涵养文化底蘊、守护人类精神家园。他认为,中国传统文对于个体安顿身心、意义追寻有着独特意义,呼吁借由中国文化重建人文精神,以应对价值虚无的危机;关注现代社会年轻人的精神困境,探讨在剧变时代中,个体如何安身立命、建立责任,为迷茫的现代人点亮一盏精神的航灯。

让博物成为一种生活方式

“AI时代趣味博物学”系列作品出版

本报讯(记者吴丽蓉)近日,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、博物学界领军人物刘华杰新作“AI时代趣味博物学”系列三书,即《雀瓮》《斯卡布罗集市上的植物》《舍象与秋水变焦》,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发行。此系列著作以哲学视角回应科技时代的人文需求,通过博物学重建人与自然的诗意联结。

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今天,刘华杰以其哲学背景和跨学科的博物视野,提出在技术主导的时代更需唤醒人类的“博物智能”(NHI)。他认为,博物学不仅是一门学问,更是一种生活方式,是人与自然相处的基本智慧。“AI时代趣味博物学”系列作品正是他近年来对这一理念的深入探索和主动实践。

《雀瓮》讲的是昆虫的故事,书名就指一种鳞翅目昆虫。作者想通过举例,示范他所倡导的“博物生存”:人类个体与虫子互动,能让普通生活变得更有滋味。《斯卡布罗集市上的植物》讲的主要植物,这是作者本人最喜欢的主题。此研究沟通了自然文学研究、诗学、博物学文化、生态学批评等多个领域。《舍象与秋水变焦》讲的是科学与博物学方法,颇有新意。“舍象”是作者复活的一个古老概念,“变焦”则是作者有意提炼的一个新概念。这两个概念为以归纳、演绎、因果、说明、猜想与反驳等为核心概念的西方科学哲学、科学方法论注入新鲜血液。

这套系列作品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博物知识,更重要的是展示了在科技时代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哲学。走进博物,也是教会我们要放慢脚步,在局部与细微处发现大自然中无限深邃的世界,从而对抗焦虑、凝聚心神。关心虫子,关心花朵,关心我们周围的事物,学会“博物”。

北京文学场域中的新女性写作研讨会举办

本报讯(记者苏墨)日前,由北京市文联、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“文学京彩——北京作家2025精品研推工程第七期——北京文学场域中的新女性写作研讨会”在北京市文联艺术工坊举办。

本次研讨会围绕“北京文学场域中的新女性写作”展开,设置“回溯与锚定”“凝视与剖析”“跨界与融合”“畅想与探索”四个单元,系统梳理北京女性文学的百年脉络,探讨新时代女性写作的多元生态与发展方向。

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书记处书记何向阳指出,北京与女性写作有着深厚渊源,女性写作始终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学“主声部”。她回顾了从冰心、林徽因、丁玲、杨沫到张洁、谌容、铁凝、张抗抗、徐小斌、叶广芩、林白、陈染,再到付秀莹、乔叶、梁鸿等几代女作家的创作实践,指出她们以敏锐洞察与细腻笔触参与了北京城市文化的建构。她希望女性写作者始终保持对生活的敏感与热爱,勇于突破创新,在“女性视角”与“普遍价值”间寻求平衡,让女性写作的声音传得更远,影响更广。

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展开深入讨论。北京作协副主席,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乔叶认为,“新女性写作”的“新”在于新认知、经验与笔力,待女性写作成为文学常态,标签自会弱化,强调写作根基是人性,需在敏感与宽阔、锐利与厚重间平衡,以让创作长远。

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莉谈到,“新女性写作”的提出源于时代变革中女性美学观念的转变。她指出,真正的女性写作意味着视角的革新与价值观的重塑。她尤其关注基层女性写作者的成长,呼吁建立更包容的文学场域,让每个真诚的声音都能被听见。

在托育园读绘本



近年来,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聚焦群众需求,以“政府引导+多元参与”破题0-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,目前全区已有76家托育机构,其中普惠托育机构26家,可提供托位3620个,已初步建成“15分钟托育服务圈”,解决群众带娃难题。

图为:11月4日,在山东青岛恒星科技学院恒星托育中心,在老师的带领下,小朋友们一起阅读绘本故事。

张鹏 摄/视觉中国

在技艺的深处,寻找人性之光

手把手教他们怎么听诊、怎么和病人说话,开创了“床边教学”;他在约翰·霍普金斯医院建起了全世界第一个系统化的住院医师制度,让医生在病床前和住院部的长廊中成长;他写的《医学原理与实践》,成了几代医学生的“红宝书”。

可真正让他“封神”的,是他始终坚信:医学不仅是治病,更是治人。奥斯勒说:“我们治疗的不是‘肺炎’,而是‘得了肺炎的人’。”在他眼里,医生不该是冷冰冰的“技术员”,而应是兼具科学头脑与人文温度的“灵魂守卫人”。他把长久以来、人类在文学、哲学、历史上的思想成果,都融进医学教育,告诉学生:真正的医者,既要懂科学,也要懂人心。

马向涛是一位优秀的肿瘤科大夫,也曾在脱贫攻坚中对西部地区慷慨而坚韧的医疗援助,而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。现在,他更愿意做一位“用翻译行医”的人。这几年,他一字一句地重译了悉达多·穆克吉的“医学三部曲”——《基因传》《癌症传》《细胞传》,每一本都厚重如山,又深刻入心。如今,他又把《生活之道》带到了我们面前,还加了大量注释,帮我们读懂医学的精神。

今年5月,我听说马向涛要重新修订“三部曲”,特地在微信上表达了敬意。没多久,就收到了他寄来的这本《生活之道》。翻开扉页,他用粗笔写了两行大字:“人生短暂,技艺长久。”

瞬间,这句话就像一道闪电,劈开了我长久以来的困惑。这哪是一句简单的赠言?分

明是一把钥匙,是一把帮我认识和探寻医学本质的钥匙。

接下来的4个月,我一边读,一边查资料,一边想。原来,奥斯勒早就在提醒我们:当技术越来越强,医生越容易忘记“看见人”。今天,我们有基因测序、AI诊断、靶向药,效率高了,收入多了,可医患之间的信任,却好像越来越薄了……

技能能延长生命,但只有人性,才能点亮生命。

阅读《生活之道》,就是一次“回家”的旅程——回到医学最初的样子。

人生的的确短暂,但那些关于生命、尊严与关怀的思考,却可以长久传承。感谢奥斯勒,为我们点亮了现代医学的灯塔;感谢马向涛,让这束光,穿越时空,照亮了更多人的前路。

在这个崇尚速度、效率和财富、职位的时代,我们更需铭记:任何职业的最高境界,从来不是技艺本身,而是在一切技艺的深处,始终有一缕不灭的人性之光。

康劲

威廉·奥斯勒是谁?他为什么被誉为“现代医学之父”?那张他斜坐在椅子上的黑白照片,为何总出现在各个医学院的走廊里,默默注视着来来往往的年轻医学生?

这些问题,不只是追问一个名字,更是在探寻:医学,到底是什么?医生,究竟能做什么?

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,是西医狂飙突进的时代。细菌学、X光、麻醉术……新的技术理论层出不穷,医学开始从经验走向科学。但就在这个“技术为王”的浪潮中,加拿大医生威廉·奥斯勒做了一件特别的事——他把医学拉回到“人”的身边。

奥斯勒不是在实验室里发现新细菌的科学家,也不是发明新仪器的技术大咖,但他做的事,可能更重要:他对“工具主义”保持着极度的警惕,依然把学生带到病床边,